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二

序

江西宗派詩序

誠齋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噉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噉然也非噉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噉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肺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詩家亦然窶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馮玉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閥閱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三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鳥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美蓉其裳宝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閣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而耳蓋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以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維神與聖蘇李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聖與神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孝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

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彌轍乎冀軫而金玉平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双井今無恙乎因唱西江宗派圖口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放逸非欽歟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孝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於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二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澹庵文集序

誠齋

澹庵先生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双也紹興戊午帝以顯仁皇太后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公撥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之者烏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擬其記序古以駢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舐斥時宰誕真嶺海愁佞酸骨飢蚊血牙風呻雨喟濤請波詭有泚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快奇云至於騷辭通江斬翠鍊剗刻岳挾天之幽洩神之度槁糞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土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

今而傳於後而況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從子渙族孫祕與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澥庵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顯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于中國名振于夷狄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又賢矣哉其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其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澥庵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于神道碑矣慶元己未八月門人楊某序

杉溪集後序

誠齋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太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漢之遷固鄉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羣小崇奸黜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之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澥溪之王杉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郭此道自王公游大學劉公繼奎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畫則皮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逮暇或哦詩句或讀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搢紳紙價為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奸禽羣吠而發紫鷲之鳴折楊驟歌而奏清廟

之瑟鷓冠胡服之競麗而觀黃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勲勞於斯文
其偉乎哉余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
告余者大學化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杉溪而師焉而問焉
其所以告余者亦大學化禁之說也今兩先生老矣予亦老而歸
休矣杉溪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
溪集者示余請書其後余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
凡杉溪先生授新領異之詩登峯造極之文既離張發揮不遺余
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告予者于篇末俾後學有聞焉瀘
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
之率黃金斤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
習此學有知當世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
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
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爾厄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
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為之動耶
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首犯時之大禁力學眾
人之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

雪巢小集後序

誠齋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
復徵予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
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
之外其遺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
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其發造
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得而才者天之所甚
靳既取其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
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愚嘗摘此語以唁景思
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

子何必爭天之所斬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
唐之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
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憐之也及其
露之禍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
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
直賤死宜州少游賤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
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
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
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
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不啻如糞
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而今與日月爭光何也然則孰
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
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
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斬
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怒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
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
之曰子既無遺方以取所斬無懼心以犯所怒無怨言以安所致
然則延之為君信延之過也余舉延之之語以告君亦過也然君
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
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續後漢書序

省齋

曹氏代漢名禪實篡特新莽之流亞丕方登壇自形舜禹之言固
不敢欺其心矣今向千載好惡豈復相沿而蘇軾記王彭之說以
為塗巷談三國時事兒童聽者聞劉敗則望塵曹敗則稱快遂謂
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茲豈人力強致也歟陳壽身為蜀人徒
以仕屢見興父又為諸葛亮所疑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

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
治祭高帝以下韶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
私意如此史筆可知已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
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
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
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
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二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
通云備王道則曹述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實
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
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方此是意也今廬陵貢士蕭常
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
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
注文之善者并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別為首義
四卷情平壽疏略於前而常不追記英賢憲章乎後以釋裴松之
遺恨也昔周東遷後以微弱至春秋僅存王城而吳楚強大餘地
數千里昆侖稱王聖人斷然以夷狄字之昭烈土地甲兵甚非周
比興於漢中適與沛公始封國號同天時人事決非偶然孔子復
生必有以處此乃為首探魏文當日之心次舉蘇氏百世之說以
合晉氏之論而證舊志之非作續後漢書序

梁書目錄序

南豐

梁書六本紀五十一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二年詔右散騎常侍
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
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
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
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
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諱雖然彼惡暗聖人之內哉書曰愚曰昏

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合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而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學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意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序

送王陶序 論易

歐陽文忠公

一一一

東坡批

凡文字用易象多失之陳此篇使得疏通不陳窒塞則能通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

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精神

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變錯二字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

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自此鋪叙開架

分折開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始而上至於剝其卦

五皆陰剝陽之卦也艱難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

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

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且論剛夬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和

壯夬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眾而

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首可

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上

意一篇意結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

犯也強者可誣也敢用剛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

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象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彖辭曰健而

說決而和其象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

而亨總說見剛有臨浸而長泰交而壯得以眾攻其寡夫乘其

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

正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應前若不說一句在此君子動

以進而用事之方也此篇自頭來此結在此數句上簡太原王陶

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

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之象應

揚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夫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使兩卦初事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象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在前見文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蓋字

易序

伊川

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於是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

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傳序

伊川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尚其象以象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易傳序

誠齋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與入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觀其變深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脩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德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在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亦在此得其道者雖可折慮可淑音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攬吾

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
望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
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
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
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易傳後序

誠齋

六經至天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
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
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
易矣時則有卦辭無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
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
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
之亂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
織之爲毫末顯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
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
昇書也其緼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歟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
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
吳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
夫子之易也見義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
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
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
然嘗嘆天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
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嘆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
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踈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
也觀子貢之嘆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美

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中庸章句序

晦庵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慾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後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
縕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
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
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
則弥近理而大亂直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
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一家似是
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
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
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
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蓋
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
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
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

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又分
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
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
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一助云爾

中庸集解序

晦庵

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
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
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
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
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
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整齊後人
者哉意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書題其篇首以
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

羣獸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
文義飭其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
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

兼山中庸說序

南軒

萬理歸於一者也萬事本於經者也萬變統於元者也萬物成於
性者也天德不明則萬理喪其歸萬事紊其經萬變錯其統萬物
失其性而天地之化或幾乎息矣中庸之書蓋以明夫天德極體
用之妙措之天下而與天地並行者也中庸之學不傳久矣而傳
於本朝之程氏之門人雖其所造有淺深要其本蓋於正者鮮矣
拭之所藏有侯氏楊氏游氏之書近又得兼山郭氏所述於其姪
孫見義觀其言有曰道無乎不在也神無乎不爲也知無乎不在
我則不廢天下之事而求其道之太原知無乎不爲我則不廢天
下之務而求其神之妙用學者試以是心之

大學章句序

晦庵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
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
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
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
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
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
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
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
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
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賤分之所當為而各悅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无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意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聞亦切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无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禮序

伊川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遂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

之間立乎万物之上天地與吾同体万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无声无臭之微衆人勉之賢又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礼治則治礼乱則乱礼存則存礼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万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詩集傳序

晦庵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則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

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卒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便夫孝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万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一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不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誦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孝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一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孝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序

易學啓蒙序

晦庵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明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以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知慮之為所也得哉特氣數之自然形于法象見于圖書者有以啓于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者其涉于象數者又皆率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知慮之所謂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于其說云

讀論語序

東萊云論語雖談然無味而辭近指遠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于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然自秦漢以來開開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者談益希既不知讀其書足以熾聖人心方無理是既不足以聖知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于此益乎溺心于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凋衰雖欲讀之故不得其門而入也陽春白雪之曲且猶三和而况此書不如是不足為聖言蓋其之旨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于訓詁無窮者要當會為人言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由故也坐是故難讀予鄙人也知識未離乎聞見之間曾何足以知夫子而師承之然不謂無其意也今日忘以此書之法語諸君又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勿以為淺近而忽勿以為高大而驚勿

以為間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言不可以訓詁
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蓋此書
存于世論其功于用而取近效則無有也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
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
語命偉人雄辯讀之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絮冠曼衍之言
籠絡萬象葩百華出讀之使人疊疊不厭曾不如司馬長子宗元柳
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正名百物名祭法黃帝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
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葯書可以資聽折獄
可以識簿書會計會計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
如顏謝徐市市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學
其其獲售于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
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星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
者幾希矣賴野人稚子誦得與鳥獸蟲魚之書俱傳而不泯乃欲
使敏秀豪傑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邪與世不
偶依俛然若喪家狗宜特當年之形容為然今其書亦然嗚呼何
其衰也臨川王丞相近世大儒其設心不役于勢利是類知尊此
書先皇帝信之而不不列于學士俾為士者誦說焉某于此書望
意于祿知讀此書其志不過輔綴而已未知好也晚得供洒掃於
河南夫子之門加日月之久僅得毫釐于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
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記學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
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知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
胸中矛戟者讀之讀終身可行之恕誠何未方其脅肩諂笑以言
餽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耻惡衣惡食者
豈知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讀之未妨吾樂注心于利未得已
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素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謂回不惰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
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
應同氣然後相求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
是書遠于人乎人遠于書乎蓋亦無思耳能反是者可以讀書是
矣孰能脫去几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
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
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也雖不必中道然其
心當廣矣明矣不雜其于讀是書矣能無得矣當不惟念之于心
必能體之于身矣油然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能欺者其亦
自知而已豈虛思之效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
久也習異繁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
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
與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
書相望也則向所為辭近而指遠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遠也學者儻以此書為可信則
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以為有隱乎爾則四時行也百物生也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是豈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
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顯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以
為有隱乎我者乎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
哉諸君可無意于斯乎豈非閱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于斯
乎若齊王好竽有客求仕携瑟而往立于其門三年不得入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合軒轅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
鼓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如諸君之不信也則今日之語不無
類是乎抑又聞昔人憂天下之不治至于涕泣而不可禁者子思

曰然子之意善也以一人之身憂天下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何異憂河之濁而泣之清也其為無益莫甚焉此亦天下之至愚也如諸君之不信也而我終以強聒為事者得無類是乎蓋有所不暇姑自汝治而已

語語解序

南軒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和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

來學者失其傳其行雖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槩植索塗莫滴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地于是學道之傳復明于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于躬行則忽焉故其知特出于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忘思而不學貽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欲達是知當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有粗以及精行有終始必自始以及終內外六正本末不遺條理知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氣聲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時仍致知力行之原也乃致知力之原也其可捨是而他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曰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語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

首焉

孟子講義論

南軒

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之明義利之辨蓋賢聖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己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為所有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矣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類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寒欲逐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望行而望及前人乎雖使譚高說不過渺茫臆譬諸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特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釐毫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力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就近不之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不可以己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雖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者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非學者之己之所當先于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弱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之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棊雖曰服膺而學力不充何足以窺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無忽而深深焉

春秋傳序

伊川

迂齋云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說得最好後春秋大史公顯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遵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以謙此三者方位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二帝而上聖帝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
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之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
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
跡亦私意忘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違矣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
天應時之事治不復有也于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贊能一辭辭不侍贊也言不
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
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星日
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
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
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萬物而後識化工
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
上智不能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其造微
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
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
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
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五經論序

槐城云

一序包五篇大意詞簡意盡說聖人因民所自有
之理而作五經見趣尤高

五經之作非聖人自為之也亦因民之所自有者為之也見得破
方敢如說出夫人之生不能夫喜怒哀樂之情喜怒哀樂之情好
惡美刺之所從生也節節有此方見五經是以有詩益詩者民之
情也夫民之情雖易以放而其辭遜之心則故有也通節論因其

因有之心而為之節文則乎于是有禮禮者敬而已矣民一于敬則待上也過高而其自居也過卑高卑之相形而上下之情睽于是因其自卑之勢也而有書書者上之所以通乎其下也上下之情通而聖人自應之也亦已勞而求之民乎上者亦浸漬此是自拘張方是因民之有吉凶悔吝也而使之自取決于一筮好夫是以有易易者聖人洗心退藏之書也嗟乎至于易聖人亦可以無事矣轉容而所以未免焉者猶有春秋也好蓋春秋之作闕經上有轉入春秋情已離敬已衰上下已乖而吉凶已賀于是乎春秋終馬一合下此是知春秋者亦因民之相是相非而斷焉者也好吾病夫人以五經之作為聖人私意之為也又收起

五經論序

槐城云不露有手段有去度此序總題其綱引事運意故聯

易曰乾坤以定君臣之分者也故易作而文字始生大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有此事得禮故禮次之古有禮不下庶人而太史氏觀民風以詩言事引益禮施于君臣而詩作于民別故詩又次也易也禮也詩也治乎下之道也而君之所以自通乎下者猶未也此句引於是乎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故書又次之嗚呼春秋作君臣之衰矣秋一句結春聖人所以維君臣之道者至亦是焉始窮好意故春秋終焉吾病學者不知六經之作相次以立君臣之道照君而曰徒文而已

程子雅言後序

五峯

風氣有淳漓故真元不常會則聖人不世出道時有不明賢之知過乎大中之表愚不與肖陷乎卑汗之陋統紀紛錯而天下始病矣自堯舜之盛暨乎孔子風氣浸漓上無明王皆病知道泯然其將滅苟非載以文而指示焉則後世則有間氣英明之士亦且惑

于異端天下幾何其不流而入于禽獸也聖人有憂之為之作六經六經之指道之大路而語孟又指入六經之闕要也自舟楫之作雖十步之川人人咸知得舟而後濟夫六經濟天下之舟楫也治身而不循六經者喪身治家而不循六經者亡家天下陵蕩紀綱摧圯未有不有弃六經之言者或謂孔子沒而朱翟肆孟氏死而黃老盛六經安在其有益易曰神而明之神乎其人昔王莽誦六藝以滅身霍光聞一言而建殊績以孔子之言可思是思而知矣自秦焚書坑儒之後章句紊亂六經之義浸微浸昏重以本朝丞相王安石專用己意訓釋經曲倚威為化以利為羅化以草天下之英才羅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頽靡日入於暗昧支離而六經置于空虛無用之處方其時也西洛有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者出當五百餘歲之數稟真元之會紹孔孟之教振六經之統然風氣仍衰而未盛也故明道先生早生先進高弟相繼以忘伊先生于六經之文猶有未贊者而先生已沒然大綱張理者矣亦多十餘年間後進高亦從而逝故先生之文散脫不流類落四方者率皆訛舛天下所傳無完本予小子既深知天下于六經如無舟楫可濟倘不為之類集則罪人也用是汲汲以成之然其言質素而不華理淡平而無奇無文之言猶璣玉也雕琢者在玉工吾能存之而已無欲之理天理非存純粹精一之心操弘大毅然之志未易得也我則行之試言讀此書之法為同志起予之益乎反覆乎句讀神明乎心體知六經為啓我之要與其滯泥訓詁傳注之末不知六經之志漫然于誕不切于身者猶王莽霍光之有問其初一問而已可不謹哉又况不為霍光而希孔孟者乎必潜心于此書如妙伯樂之相馬然後足振以歷古之衰弊破王安石之姦說詞先聖之志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絲絲不絕尚足以助風氣之盛而興太古之淳也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于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王于京師又俟從師聖先生于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于一源貫古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張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皆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啓手足矣或問于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于首章一言之至于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于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恒言性而子貢蓋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于是指示大本而及言之蓋不得已焉耳又况况今之異端直是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講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蓋不可勝言者先王于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有言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人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惟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于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性蓋可默識而先王之意所以異于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

求仁而坐設性命則幾何其不流于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
義之誨洽浹于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韙
之罪所不得辭焉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

